

給流浪狗一個家 都是因為愛



Kearen (右) 帶玻兒去看醫生。

人與人之間要互相信任才能建立長久、和諧的關係，人與動物的關係看似單純，然而動物比人類更敏感、更沒有安全感，彼此更需要信任。或許我們都曾有收養動物的念頭，但只限於「想」，沒有付諸實行。或許我們看見流浪貓狗時心裡會有一絲絲不捨，想將他們帶回家，卻思前想後錯失了機會。我們都知道香港流浪貓狗的情況很嚴重，卻吝於付出一點點關懷，以為總有人會做，但她卻告訴我們流浪貓狗也是社會的一分子，值得我們用心去對待。彭秀慧 (Kearen) 是一個優秀的舞台劇演員，也是跨媒體創作人；她在舞台上以精湛的演技攝服觀眾，贏得無數掌聲，在舞台背後卻是一個溫柔的大女孩；她不只是想，更以行動表示她對流浪狗的關注，與牠們建立互信的關係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圖：Nutro Natural Choice提供



狗狗的用品。



牠在等待有心人來領養。

Kearen從小便有一個心願，她希望長大後建立一個收容流浪狗的地方，見到街上有流浪狗，可以將牠們接回來。願望最後當然沒有實現，但Kearen對動物的愛心並沒有冷卻，得知流浪狗玻兒被救後，將牠接回家中短暫收養，並與Nutro Natural Choice合作，改善玻兒的健康，盼望引起更多人關注流浪狗。

打開玻兒的心扉

領養貓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更何況Kearen已經有一隻狗 (Disa)，即使只是短暫領養玻兒，但Kearen內心也有掙扎，要考慮自己的能力及Disa的感受，在做足心理建設後才將玻兒接回家。玻兒對陌生環境沒有安全感，Kearen希望和牠建立互信的關係。「玻兒當初被發現的時候頸上套着一個玻璃樽，不能吃喝，幸好得救了，這些經歷令牠充滿戒心，我希望可以打開牠的心扉，消弭我們之間的距離，得到玻兒的信賴。」Kearen說。玻兒初來報到，對人沒有太大的感覺，但對Disa卻很熱情，會主動走到Disa旁邊磨蹭，希望Disa陪牠玩，很快牠們便熟絡起來。

提到與玻兒的相處，Kearen笑言：「玻兒很懂性，知道你對牠好，牠也會釋出善意。每天早上，玻兒都會企圖叫我起床，工作過後回到家中，牠會陪我睡覺，我入睡了，牠便會離開，回到自己的窩。說牠懂性，但牠有時卻表現得像一個小朋友，喜歡裝成熟，見到陌生人

明明很恐懼，但又要裝腔作勢，不停地吠。」動物需要主人的陪伴才覺得安心，但Kearen工作很忙，平時要花很多時間排解。Kearen當然考慮了這方面的隱憂，會盡量抽時間陪兩隻狗兒玩，更把牠們帶到公司中，一方面可以感染同事，使他們明白流浪狗的境況，另一方面亦可以讓玻兒接觸更多的人。

不要濫用網絡的力量

網絡能快速傳播資訊，但有些人卻利用網絡去合法自己的行為。Kearen透過Facebook分享與玻兒的相處點滴，很多人對玻兒的近況很感興趣，經常追問Kearen甚麼時候會放上最新的Video，Kearen感歎網絡強大的力量。現在很多人都用微博分享近況，其轉發功能的傳播力很廣，很多流浪貓狗的訊息都在網上流傳。

Kearen分享一件趣事：「近日有一隻八個月大的小狗被主人送去漁護署，希望有心人領養小狗。這個訊息被瘋狂轉發，很多愛狗之士關注事件，謾罵、責備之聲蜂擁而來，指責主人不負責任云云，當中亦有人想收養小狗。事件有一個戲劇性的轉變，一天過後，小狗的主人將牠接回去了。」狗主人本想透過微博尋找有心人以合法自己拋棄小狗的行為，他認為自己雖然放棄小狗，但卻不忘為牠尋找新主人。可惜事與願違，他的行為不但沒為自己加分，反而惹起公憤。「我希望他是真心想領回小狗，而

不是因為群眾的壓力而不得不把牠帶回去。」Kearen言談間不無憂慮。群眾壓力固然免卻小狗被拋棄的命運，但問題始終未能解決，反而網絡散播資訊的速度被人濫用了，以為可以解決棄養貓狗的問題。收養動物很容易，放棄動物則更簡單，人們在決定收養動物那刻起便背負一份責任，不要因為有渠道就輕易撤下自己的責任。

暫養家庭的重要性

社會上有各種渠道可以得到流浪貓狗的資訊，媒體亦積極報道相關新聞，然而社會關注度始終不夠。香港現時主要由漁護署處理流浪貓狗，但每年獲安排領養的貓狗不足1,000隻，但被人道毀滅的卻有過萬隻，其做法惹人爭議，漁護署人員亦坦言這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。希望貓狗天地、群貓會、愛護動物協會等民間組織亦致力為流浪、受虐貓狗提供協助，但成效並不顯著，主要是香港的流浪貓狗太多，但太少人願意收養、幫助牠們。人類沒有權利去決定動物的生死，要解決流浪狗問題除了人道毀滅外，只剩下絕育及成為暫養家庭，然而香港的暫養家庭不多，發展亦未成熟。「其實流浪狗很聰明，牠們掙扎求生，為生活而努力，是社會的一分子，我們有義務去改善社會，讓牠們生活得更好。」流浪狗通常被送去狗場，但是狗場的環境十分惡劣，不同品種的狗混在一起，牠們會打架、會生病。「流浪狗待在一

個地方生存，這是牠的選擇，但我們也要給牠們多一點機會，讓牠們有選擇的空間。」Kearen強調。暫養家庭是一個很好的概念，可以提供狗隻一個較好的生存環境，給牠們一個家。

人們對暫養家庭有種錯誤的認知，認為它是收養動物的前奏曲，可以讓自己嘗試一下到底是否適合養寵物。暫養家庭給人一種沒有負擔的錯覺，反正不是長久收養，一試也無妨。但Kearen指出成為暫養家庭並不簡單，如果抱着一個輕忽的態度去試，只會感到失望，因為暫養家庭的責任很大，流浪狗與寵物狗對人的態度也不一樣。「養狗就像男女關係一樣，男女初期會有一段磨合期，人與狗相處也有一段磨合期，而與流浪狗的磨合期則更長，所以責任特別大。」Kearen笑言。Nutro Natural Choice也表示：「我們不鼓勵人們去試，因為心理壓力很大，必須做好調適才可以勝任暫養父母的職責。」

一個人的力量有限，但其付出卻可以影響無數人。「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影響力，但我會用各種途徑去影響其他人，讓更多人關注流浪狗的問題。或許100個人裡只有40個接收到訊息，但已經足夠了。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其他意料之外的得着都是『Bonus』。」從自己到他人，相信自己所付出的總有人欣賞，不要吝嗇那一點點的關懷，每個人付出一點點，堆積成沙，便足以改變流浪貓狗的命運。



《Nutro Natural Choice X Kearen Pang緣來寵愛60日》
欲知道Kearen收養流浪狗的心路歷程，與玻兒及Disa 60天的生活點滴，玻兒與Disa的相處趣事，可瀏覽
<http://apps.facebook.com/nutroxkearen/>

南區，愈行愈有文學味

最近，「南區文學徑」的地點及地標終於落實了，香港首條文學徑預計2013年落成，標誌着香港的文學發展踏出了第一步。對於有心推動香港文學發展的人來說，文學徑是一個起點，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南區文學徑的構思源自香港文學家小思編著的《香港文學散步》一書，循五位近代文學家，包括蔡元培、許地山、胡適、張愛玲及蕭紅早年在香港的足跡，串連成一條文學徑，並設立地標，藉此讓更多香港人了解他們的生平及作品。五位文學家看似獨立，然而細數其生平，發現他們之間並非毫無關係，如張愛玲在香港大學讀書時曾修過許地山的課，許地山被胡適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，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任校長時曾提拔胡適等，雖是名不經傳的小事，但恰恰將彼此連繫起來，加強了南區文學徑的連貫性。

相對其他地區而言，南區風光確實引人入勝，區內發展較慢，因此較能保留區內特色建築，能將文學家生前駐足之地完整地呈現出來，配上同學設計的地標，相信能為文學徑添加不少趣味。地標的特別之處在於其融合作家的寫作風格、經歷、背景等，反映出作家的內涵。同學設計地標期間收集作家的資料，閱讀其作品，務求能抓住作品的精髓，忠實地呈現每位作家的特色。

許地山地標「樸」外形簡潔，以石頭作為地標的骨幹，呈現出許地山堅持、樸素與歷練的三大特質。石頭沉實，能夠屹立於時間的洪流中，正代表許地山樸素、堅持的一面，其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石頭中間有兩粒珠，細看有點像珍珠，突顯許地山是一個很珍貴的人。作品整體看上去像一顆花生，這也是同學的佈局，概念取自港人最熟悉的作品《落花生》，將許地山最平實、最為人熟知的一面呈現出來。

蔡元培地標「漫步過去」別具匠心，簡單的外表蘊藏驚人的創意，設計意念源自蔡元培的文章《假如我的年紀回到二十歲》，以時間作為核心。兩個時鐘將坐落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道路，當太陽從東方升起的時候，陽光反射出時針的影子，隨着太陽從東向西移，影子亦會逆時針轉，表達回望過去，不斷反省的精神。

蕭紅地標「飛鳥三十一」以蕭紅短暫的人生經歷作為設計概念。蕭紅曾將自己比作飛鳥，三十一隻飛鳥則代表蕭紅三十一年穿州過省的飄零人生。胡適地標「井字遊戲」則以井字的九宮格設計呈現胡適不同時期的作品。

地標反映了作家多方面的特質，而選取的地點則代表作家旅居的一些片段，這個地方對作家來說有特別的意



許地山地標位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合薄扶林墳場。



胡適地標位於赤柱聖士提反書院。

義。張愛玲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先生對張愛玲的選址很滿意，並指出淺水灣影灣園（當年的淺水灣酒店）在張愛玲的生命中別具意義，代表張愛玲三個時期所發生的事。「張愛玲在香港大學讀書期間曾多次往返淺水灣酒店探望其母親，其作品《傾城之戀》便是以淺水灣酒店作為創作背景。1952年張愛玲再訪香港，再次來到淺水灣，她在香港逗留了3年便移民美國，那時她充滿希望。1962年我在香港見過她，那時她為了電影劇本而奔波。」對張愛玲來說，淺水灣酒店不只是她短暫停留的地方，而是其生命中重要的地方。

蕭紅選址則是淺水灣泳灘及海景大廈；蕭紅一半骨灰曾埋在海景大廈附近，另一半被其愛侶偷偷藏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。淺水灣的骨灰後來被起回，移葬於廣州，如今淺水灣的遺址已改建成停車場。鄧小樺指出：「內地很多蕭紅讀者曾慕名而來，希望一睹蕭紅的墓地，但政府沒有保育意識，在這方面做得很少。」由此可知選址的重要性。

姑且勿論文學徑能否發揮其作用，能使更多人認識文學，至少香港的文學發展還是有一線生機，能否突破瓶頸，則有待大家繼續努力。

文：蘇葉